

## 第十一回 古寺還金逢妙麗

詩曰：

由來方可耕耘，拒色還金憶古人。  
仗義自能輕施與，鐘情原不在身親。  
百年永遂風流美，一夜相逢性命真。  
不是才多兼德至，花枝已泄幾分春。

卻說柳友梅自遇了梅、雪二小姐的姻緣，心上巴不能個早登了雲梯月殿，成就了鳳友鸞交。哪曉得半中間梅公一變，如玉小姐扶柩回金陵。翌日與雪太守話別後，別了竹鳳阿，自己同抱琴一徑到學院前，尋個下處歇了。心上好生憂悶，暗想道：“我祇道佳人已遇，祇要功名到手，遂了吾母之志，應驗了‘金榜題名’，然後‘洞房花燭’的兩語，誰料半中間忽起了這段風波。如今功名未卜何如，玉人又東西飄泊，不知尋梅問柳的姻緣，又在何日相逢矣。”心下這般想，便沒心緒起來，倒把為功名的心灰冷了一半。沒奈何，祇得叫抱琴跟了出外閑步。

行了三四里，忽到一座古寺。進得寺門，門前一尊伽藍就是大漢關帝像。柳友梅拜了兩拜，想到前在棲雲菴，曾把姻緣問過神聖，許我重結鴛鴦的簽訣，今果有驗，但目下姻緣尚在未定之天，何不再問一問。想了一想，仍舊禱告了，就將簽筒搖了幾搖，不一時，求上一簽，祇見依舊是棲雲菴的簽訣。柳友梅看畢想道：“若如此簽，便不患玉人飄泊矣。”拜謝過，便走進寺中，但見古樹籠蔥，禪房寂靜，鳥鳴隔葉，花落空苔，並無一人。遂步到正殿上來，祇見佛座側邊，失落一個白布搭包，抱琴走上拾起，一看內中沉沉有物，抱琴連忙拿與柳友梅，打開一看，卻是四大封銀子，約有百餘金。柳友梅看畢，便照舊包好，叫抱琴束在腰間，心下想一想，對抱琴道：“此銀必是過往人，偶然遺亡或匆忙失落的，論起理，我該在此候他來尋，交付與他，方是丈夫行事。祇是我考期在即，哪裏有功夫在此守候，卻如何區處？莫若交與寺僧，待他還罷。”抱琴道：“相公差了，如今世上哪有好人！我們去了，倘寺僧不還，哪裏對去？卻不辜負了相公一段好意。既要行此陰鷲事，還是等他一等為妙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你也說得是。”祇得沒法，兩人在寺中盤桓了一回，又往寺外來，探望了半日，祇見日色已西，並無人來。柳友梅見天已漸暮，心上好生不耐煩。

直到抵暮，祇見一個老婦踉蹌而來，情甚急遽，忙進寺門到正殿上去。柳友梅就隨後進來看他，但見在佛殿上、佛座前四下一望，便頓足道：“如此怎了，如此怎了！佛天，佛天！料我性命也活不成了。”不免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柳友梅見老婦如此，忙上前問道：“老媽媽，你為著甚來，如此情急？”老婦道：“相公聽稟，老身因拙夫為盜相板，現今繫獄，冤審贓銀一百二十兩，要納銀贖罪。昨日沒奈何，祇得把一小女賣與一位客人為妾，得過價銀一百兩，那客人也憐我夫主無辜受禍，分外身價之外助銀二十兩，尚少三十。今早纔去領銀回家，不道路上遇了公差，老身被他逼慌，祇得隱避過了，到此寺中，把銀放在佛座下。避過公差，老身忙出寺門，竟忘取了銀子，到家想著，急急尋來，已自不見，一定已落他人，眼見我一家性命都活不成了。”老婦一邊說，一邊下淚，說罷又大哭起來。

柳友梅道：“原來如此，你不須啼哭，幸喜銀子我拾得在此，我已等你一日了。祇問你銀子是幾封？何物或貯的？”老婦道：“銀子是四封，外面是白布搭包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不差。”就叫抱琴在腰間解出交與老婦道：“如今收好了。”婦人見有了原銀，喜出望外，便拜倒地下道：“難得相公這樣好人，祇是叫老身何以補報！求相公到舍下去，叫我小兒小女一家拜謝相公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天色已暮，我就要歸寓了。”老婦道：“相公尊寓卻在何所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在學院前。”老婦道：“老身家裏也就在學院東首一帶槐柳底下，相公正好到寒舍作寓，待老身補報萬一。”柳友梅因天色已夜，就一徑歸去。老婦就隨後追來，抱琴也跟着。

不一時，已到院東一帶槐柳樹下，就是老婦的門首了。老婦死也要留柳友梅進去，柳友梅望見自己寓所已近在西首，祇得進去一遭。老婦迎進去了。柳友梅坐在中間一個小小草堂裏面，但聽得內邊嗚嗚咽咽，像個女子哭聲，甚是淒楚悲涼，正是：

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。情悲欲絕處，定然薄命之紅顏；腸斷幾迴時，疑是孤舟之嫠婦。餘音聽到淒其處，事不關心也覺愁。

柳友梅聽到傷心，不覺自己也墮下淚來，轉沉吟不動身了。抱琴走進道：“夜已黃昏，相公好回寓了。”柳友梅纔要起身，祇見老婦已點出燈來，隨後便領出十餘歲的孩子，年方二八的一個女兒。就叫女兒：“你且拭乾了淚眼，拜了大恩人！”柳友梅連忙走開，那孩子與女子是撲地四拜。柳友梅一眼看看那女子，祇見那女子生得如花似玉美艷異常。但覺：

纖腰婀娜，皎如玉樹風前；粉面光華，宛似素梨月下。淚痕餘濕處，乍疑微雨潤花容；眉黛鎖愁時，還擬淡煙凝柳葉。捧心西子渾如許，遠嫁昭君近也非。

柳友梅看了，不覺魂消了半晌。便問道：“媽媽，方纔的令媛就是日間所言的麼？”老婦人含著淚道：“正是，祇因他心上不願嫁那客人，為此在裏面啼哭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果然可惜了你女兒。”老婦道：“也是出於無奈，老夫婦止生得一子一女，實實是捨不得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這個自然，祇是今晚我要回寓，明日你可到我寓中，我有話與你說。”說罷，柳友梅就要回去，老婦苦留不住，祇得放柳友梅回寓了。

柳友梅獨在寓中，心下想道：“我祇道美貌佳人天下必少，不料今日還金之後，又遇著如此一個傾國傾城的女子。祇可惜紅顏薄命，就要遺落外鄉，我何計以救之？約算囊資，尚有百金，祇不能足三五之數，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了，不免寫一字到竹鳳阿處，暫借應用。救人患難，也說不得了。”次早便寫書，叫抱琴到竹鳳阿家裏去了。自己把囊資約算，足有百金，便準等老婦來。

老婦因感柳友梅的恩德，次早也就來拜謝。柳友梅道：“此何必謝。祇是你女兒既已與人，若還原銀，可還贖得麼？”老婦道：“那客人也憐我夫婦無辜受累，這百金明是多出的，我女兒能值許多？若還原銀自然肯的。祇是還銀夫便死，留銀女又亡，也是沒奈何耳。”言至此，那老婦又撲簌簌落下淚來。柳友梅道：“你不必悲傷，我已停當一百兩銀在此，你可將原銀送還那客人，倘後日少銀，通在我身上是了。”老婦道：“難得相公這樣好心，真是重生父母，祇是叫老身怎生受得！”柳友梅道：“銀錢事小，救命事大，人在顛沛患難中，我若不救，誰可救來？”老婦道：“祇是何以圖報相公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既要救人，安敢望報，老婦沒奈何，祇得拿了柳友梅的銀子，辭謝了別去。

就將原銀送還了客人，將柳友梅的銀子先納完官，然後來到獄中。見了丈夫李半仙，將柳友梅還銀贖身的事，細細與丈夫說了一遍。李半仙道：“世上有這樣好人，是我再生父母了。祇是受人大恩，何以報答？可就把我女送他，祇不知可曾娶妻？若是娶過，便做個侍妾也罷。他行了這般陰德，還有極大的造化在後面哩！”李老婦道：“我心上也是如此。”那獄中人聽見說了，也道：“不要說你一個女兒，這樣人，便是十個女兒也該送他。”

李老婦遂別了丈夫歸來，家裏就治些酒餚，傍晚就來請柳友梅道：“受相公這樣大恩，真起死肉骨，今晚聊備一杯水酒，以盡窮人之心。”柳友梅道：“緩急時有，患難相扶，何必勞媽媽費心，況我場事在即，料沒功夫領情。”老婦道：“請相公喫酒，相公自不屑，但有事相求，必要相公到寒舍走遭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若是少銀子，明日就有，我已著人回去取來。”老婦道：“不是銀子，另有事回家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有事就此說明，何必更往。”老婦道：“一定要相公去。”柳友梅被逼不過，祇得去走遭。隨閉上寓房，一徑回到李老婦家來。

老婦領著柳友梅直到內房中。祇見几案上齊齊整整，已排列許多酒餚。房屋雖小，卻也精潔幽雅，盡可娛目。中間掛一幅名畫，焚一爐好香，側裏設一張竹榻，掛一條梅花紙帳。庭子內栽著些野草閑花。柳友梅坐下暗想道：“好一個潔淨所在，倒可讀書。”不多時，李老婦拿出一壺酒道：“柳相公請上坐，待老身把酒奉敬，以謝大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這不敢當，我還不曾問得媽媽，你夫主姓甚名誰？近託何業？如何為人扳害？”李老婦道：“拙夫姓李，號半仙，風鑿為業。祇因在人叢裏相出一大盜，為他扳害，以致身家連累，性命不保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來如此，真是無辜受罪了。”李老婦道：“老身倒不曾請問相公尊居何處，尊姓尊號，曾娶過夫人否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生姓柳，字友梅，家世山陰，已定過杭州雪太爺的小姐。”李老婦道：“我說相公一定是個貴人，老身受柳相公大恩，苦無以報。就是昨日相公看見過的小女，名喚春花，長成一十六歲了，情願與柳相公納為婢妾，永執巾帶，以盡犬馬之報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言重，言重！小生斷無此心。”李老婦道：“柳相公雖無此心，老身實有此意。相公的大德，我已與拙夫說知，宴出自拙夫的意思。”說罷，便喚女兒出來。

原來這李春花生得姿容妖艷，美麗異常，又且性格溫柔，頗嫻詩句，兼善麻衣相法。那日見了柳友梅，便曉得他是個貴人，好生顧盼留意，祇恨身已屬人。誰知柳友梅又有意救他。為此這晚也情願出來，執壺把盞，如執婢女之禮。柳友梅看見，便驚訝道：“豈有此理！我去了。”即忙起身就要出來。哪曉得門已閉上，母女二人苦勸留住。柳友梅無可奈何，祇得勉強坐下，心下暗想道：“這分明要活活捉弄我了。我今晚還是做個魯男子，還是做個柳下惠？學柳下惠不可，還是學魯男子罷。”思量了又要起身。春花女又扯住了不放。又轉念道：“料今夜學魯男子也是我，學柳下惠也是我，祇要定了主意。”心下這般想，祇見春花女斟著一杯酒，伸出筍尖樣雪白一般的玉手，雙手捧來，遞與柳友梅。柳友梅至此但見燈光之下，有女如花，也不覺心醉魂消，不好意思，祇得接著酒飲了。春花女又執壺斟起一杯，柳友梅心下想道：“酒乃色之媒，酒能亂性，不可喫了。”便推辭道：“小生量淺，喫不得了。”春花女又百般地勸誘，柳友梅祇是不飲。老婦見柳友梅堅拒不飲，祇得說道：“柳相公不用酒，想要睡了，就請內房去睡罷。”柳友梅道：“睡倒不消，祇求一壺茶，坐一坐，天明就要去。”

老婦又去泡一壺好茶，燒一爐好香，叫女兒陪了柳友梅，自己同兒子去睡了。柳友梅坐便坐下，怎當他一個如花似玉的佳人坐在面前，那心猿意馬，哪裏捉縛得定，祇得尋一本書來觀看。就在書桌上抽出一本來，恰好乃是一本感應篇。展開一看，看到後面，祇見載的陸公容拒色故事，有詩一首云：

風清月白夜窗虛，有女來窺笑讀書。

欲把琴心通一語，十年前已薄相如。

柳友梅看了，歎道：“好個‘十年前已薄相如’，古人此語，若先為我柳素心今夜說了。想起來這事我柳素心斷不可行。”春花女道：“賤妾聞魯南子拒門不納，是不可行也，柳下惠坐懷不亂，是或可行也。柳相公何必太執？”柳友梅道：“豈不聞以魯男子之不可，方可學柳下惠之可。我柳素心是學魯男子，不是學柳下惠的，這事斷乎不可行！”春花女見話不投機，祇得又捧了一盞茶自喫了半盞，剩卻半盞又親手的奉與柳友梅。柳友梅見春花女嬌羞滿眼，紅暈生頰，至此又舌吐丁香，脣分絳玉，雙手奉過茶來，愈覺欲火難禁，色情莫遏。忽又轉一念道：“我柳素心若行此事，便前功盡棄矣。”接了茶，便順手的潑在地下。但見月色當窗，花影如畫，推開一看，如同白晝。春花女道：“‘月色皎矣，佼人僚矣’。正妾與相公今夕之謂也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豈不知‘有女如雲，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。’”春花女聽了，蹙著眉，半晌無語，不免垂下淚來道：“如此說來，柳相公必棄捐賤妾矣。妾雖自獻，實以相公才德容貌不是常人，願以終身永託，故中情孔切，至於如此。此文君所以越禮於相如，紅拂所以私奔於李靖也。今柳相公如此，使妾何處容身？早知今日反成累，悔不當初莫用心。”柳友梅聽到此處，轉不覺情動於中，對著李春花道：“小娘子不是這般說，這事於我輩讀書人前程最有關礙，小娘子既係慧心之女，小生也非薄情之士。終身之計，俟令尊出獄，明行婚娶就是了。”春花女道：“祇恐柳相公既已好逑淑女，焉肯下顧小星？今日倘爾不納，異日安肯相容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娘子不要錯認小生，小生曾於西湖上題詩，遂成姻眷。嘯雪亭詠句，實結良緣。”便將梅、雪二小姐的親事一一說了，道：“小生原係鐘情，非負心人可比。”春花女道：“原來如此，諺云：‘娶則妻，奔則妾。’自媒近奔，妾願以小星而待君子。但恐他日梅、雪二夫人未必肯相容耳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生非係鐘情，可無求於淑女，既求淑女，安有淑女而生妒心者？倘後日書生僥幸，若背前盟，有如此月。”春花女道：“若得相公如此用心，雖倉卒一言，天地鬼神實與聞之，縱使海枯石爛，此言亦不朽矣！祇是賤妾尚有一言相贈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娘子金玉，敢求見教。”春花女道：“千秋才美，固不須於功名富貴，然天下所重者功名也。今柳相公既具拾芥文才，如山德行，今年又適當鹿鳴時候，若一舉成名，便百般如願矣。賤妾深有望於相公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娘子至情之言，當銘五內，倘得寸進，後會有期。”二人說罷，祇聽得雞聲三唱，天色已明。柳友梅就起身出門，春花女直送至門首，臨行又囑咐道：“柳相公前程得遂，莫負此盟。”一邊說，一邊落下幾點淚來。柳友梅至此轉忍不住，也眷戀了一回。沒奈何，祇得分手別去。正是：

意合情方切，情深別自難。

丈夫當此際，未免意情牽。

未知柳友梅別後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